

習齋記餘二



習齋記餘

(二)

顏元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習齋記餘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顏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平

習齋記餘卷六

評潮州謝表

論佛骨遭貶。此君子含笑入九原時也。只不能堪其孤苦貧窮。表中便盈幅媚氣。與送窮文相表裏。文公所以爲文人之雄。非聖賢骨力也。王伯安在龍場鞅鞅。差強人意。士君子立身行己。觀於前輩。真堪凜凜。看通篇不敢再犯憲宗一字。到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諷之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希以封禪起復。幾於喪心昧志。大類萊公天書矣。噫。

評答孟尙書書

僕不與僧道交也。交之必勸以歸倫。從我乎。交斯厚矣。久之挽入人羣矣。三語之而不從。絕不復見。今文公不能化太巔。而反許其聰明識道理。彼不察於人倫。何聰明之有。叛常喪心。何道理之有。外形骸。無滯礙。正是禪。公乃喜之乎。往來贈答。是夷臚結社矣。且其所遺之衣服。用吾中國平人之制乎。抑從其佛者一袖之裁乎。要之。公但不惑於禍福。尊奉其教法耳。中實未能洞晰其邪慝也。若遇釋迦。恐未保何如。但其一段毅然辯關。亦足開世人之迷惑。終吾黨之傑也。

評與荆南樂秀才書

吾每閱文人論文及作爲文工夫。便頭痛欲嘔。一恨此物此事之誤蒼生也。一笑其向無用處耗心力也。

一笑其最易事視爲最難事不知自厭其卑俗而反自市其能也乾坤中上自唐虞勳華遞次及信靖事業以下至八家之文人曾泰華之於孟勺日月之與螢光么末不足道而號大家大家羞人哉

評柳州羅池碑

子厚文人耳又累於王氏宜其不神也神亦宜不靈靈亦宜不祀乃死而神神而靈靈而祀也天鍾之秀也秀必著於乾坤名今古徹幽明是以不朽而況不爲子厚者乎吾人可以勉矣

評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文忠之中夜三起與晦翁之聞警大哭皆可謂忠憤而卒不能爲國家發一矢殪一虜也非學術誤之乎自言一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見許世俗何不猛改與天下圖其有用而卒偕三五書生優游朝堂偷安自娛作太平無事士夫樣如醉翁亭自狀畫錦堂相推全似燕雀處堂心目中並不見汴京亡二帝虜方盡力與熱心幹國之宰相爲敵方忌妒得軍心之大將而阻其任用其中夜三起憤恥之心安在哉蓋戎狄侵邊自古常事二語是書生之本情而偶言憤恥是乍見之天理吾素閱宋紀固疑宋儒宋相視爲常事而不意歐陽無意中露出也不然終日詩文飲酒見理邊勝敵者卽讎妒之有此憤恥人乎卽如朱子終日著述靜坐見一談中興之陳同甫便斷絕之而言上表諫和議志復讎也有此理乎尙不如子靜之截甲習射

總評王荊公上仁宗萬言書

荆公之所憂，皆司馬、韓、范輩所不知憂者也。荆公之所見，皆周、程、張、邵輩所不及見者也。荆公之所欲爲，皆當時隱見諸書生所不肯爲，不敢爲，不能爲者也。烏得不亂公之政於當時，貶公之名於後世哉？史氏將錄此書而先加議論，高奇矯世變俗八字於前，嗟乎！是宋家一代人物識趣卑庸耳。公何高奇哉？宋之世不矯之，俗不變之，雖有堯舜何以爲治哉？吾猶有惜也。惜公不能矯不能變也，以公亦務讀解詩書，亦以帖括取士也。矯世變俗，當以此二事爲第一義，之二者普天大害之根源也。變此二者，撥亂反正之權輿也。二者變，諸政沛然矣。

閱張氏王學質疑評

前序、陸隴其稼書氏筆也。詩書禮樂輕。

評曰：禮樂之輕久矣，非特王門爲然，未可以輯禮樂書便謂朱門重禮樂也。

總評曰：萬世道統至孔子而局變，以其未得邦家而爲君相，吾儒之體用未全見於世，是以造就七十二子，成一代太平之材也。作二百四十二年之書，定一代太平之略也。凡其所刪定，皆厭其浮文繁多，只存其致用須行者數策。期後世按譜操琴，據方療症，開百世之太平，則亦何嘗不作千萬年君相如堯舜、湯、文、稷、契、伊、周哉？可怪漢家老儒，誤視經書爲道，而以注疏爲學矣。至宋儒則更誤，蓋注疏未改於漢儒，而靜覺更參以佛老，方且口頭爭長，分門攻惡，曾未見一人取堯舜之三字，周孔之三物而習行以爲學教者。胡文昭頗得孔子之心，橫渠次之，明儒則韓菀洛先生近之，人不知宗法，顧徒彼詆程

朱此攻王陸成聚訟之儒運也哀哉。

學孔子者舍朱子莫由。

評曰適越而北其轅矣。

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

評曰兩家俱未可厚非。

專主王陸習氣使然。

評曰先生輩亦是習氣使然。

非朱子真面卽非孔子真面。

評曰先生曰朱子真面卽孔子真面。宗陸子者曰陸子真面卽孔子真面。嗚呼誰知孔子與朱陸各面其面乎。評夫善惡兩存至不可入口矣。一段曰格言可佩。

評留心傳注曰以此爲明道乎可詫。

評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飽一段曰衣食宮室藥餌之言朱子還擔不足譬如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言豈不令飢寒者立死露處與疾病者立斃乎。

總評張序曰武承先生謂數十百年此道須光照王學未有不廢此必至之數也。陸王之學爲之甚難。莫道陸之得王不易雖傳之失真如龍谿諸人資性亦不多見以其直見本心百善俱集非中人可能。

而禪宗亦非中人所可領會也。又不許讀書。又不理會氣象。凌高厲空。從之無由。故必廢。朱學種種反此。中人尤樂入。故必興。然顯功倍多而隱害倍甚也。其誰知之。

評事事物物至耳。卽聲也。一段曰。關辨王學。句句剴切。然朱學之異於孔子者。亦正在不能於事事物物上做工夫也。孔學是要能其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朱學只欲解其理。故曰。幾時讀盡天下許多書。

評孝之理不在父至。必不免矣。一段曰。先生之辨王學。有耳者能聽。有目者能見。雖使朱子復生。不過如此。然卽以此勝王學而使之廢。吾道不明。不行自若也。何也。吾夫子之道。合身心事物而一之之道也。吾夫子之學。學而時習之之學也。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以至兵。農。錢。穀。水。火。工。虞。莫不學且習也。故曰。博學之。朱子則易爲博讀之。觀其言曰。不讀一書。則一書之理不明。又曰。凡書須讀取三百遍。考其功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看理都只在此書矣。以視夫看理都只在此心者。又何如也。

評天理無處不存。至爲人矩度自在也。一段曰。洞快淋漓。讀之欲舞。如此見解。儻聞孔門之道。豈非蒼生之福。吾黨之幸哉。

評此言是矣。至不可救止也。一段曰。宋明兩代之不競。陳文達一言盡之曰。本朝是文墨世界。明太祖洞見其弊。奮然削去浮文。釐定學政。斷以選舉取士。可謂三代後僅見之英君。卒爲文人阻撓。復蹈宋人覆轍。則慶歷學術之雜亂。啓禎國事之日非。皆崇尚浮文之禍也。今先生專委於王學而咎之。南宋

專崇朱學。上下胥靡。陸子未之顯也。而時勢日去。則誰之過哉。

評去不正。以至全其正。至無忌憚而已矣。曰格。正也。先生自有解云。爲善去惡。是格物下手做工。亦不誣人。但於格字。不肖朱注。窮至事物之理。又明是致知在致知矣。且於格字訓窮。亦未聞。謹附拙解於後。請正有道。按格物之格。王門訓正。朱門訓至。漢儒訓來。似皆未穩。竊聞未窺聖人之行者。宜證之聖人之言。未解聖人之言者。宜證諸聖人之行。但觀聖門如何用功。便定格物之訓矣。元謂當如史書。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殺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義。卽孔門六藝之教是也。如欲知禮。憑人懸空思悟。口讀耳聽。不如跪拜起居。周旋進退。捧玉帛。陳籩豆。所謂致知乎禮者。斯確在乎是矣。如欲知樂。憑人懸空思悟。口讀耳聽。不如手舞足蹈。搏拊考擊。把吹竹。口歌詩。所謂致知乎樂者。斯確在乎是矣。推之萬理皆然。似稽文義質聖學爲不謬。而漢儒朱陸三家失孔子學宗者。亦從可知矣。

評致知格物原爲誠意而設。至用以講學。可歎一段。曰立言原有病。只因有心與朱學水火。便說來不合理。元以爲實宗孔門三物之學。葛藤自斬。不必辯。又何拗乎。

評善惡兩端。誰不知之。至何從而爲之去之一段。曰說來極悅人心目。然失周孔學宗。以致窮理主敬誦法。程朱者濟濟。而在上在下。不見一達德兼備之才。朝廷邊疆。不見一致用成功之士。漫道顏曾。雖冉有樊遲之儔。亦不可得。嗚呼。其果孔門之主敬窮理否耶。

評若此。則凡經書至兒童戲論也。一段曰武承未會陽明闢朱注之意。故批之不透。愚謂甯上去窮字。

下去理字。卻勝似有此二字。蓋致知在是物上。便親見了那物。不尤勝於宋儒與今人全不見梅棗。使自謂窮盡酸甜之理乎。嗟乎。通五百年學術成一大說。其如此局何哉。

評象山陽明言理皆惡分而喜合。至學術殺天下先生其自言一段曰。象山陽明知惡空言知而並不實。知知之弊。故力言合。言至快處。一若言知可不必言行。言行可不必言知者。既不足以服宗朱者之心。言到空言知之弊。可惡處。便痛罵之。又適足以激宗朱者之恨。吾友刁文孝與武承輩。又知惡空言致知。而全無持循下手之弊。故力言分。其言至快處痛罵處。不足以服其心。而適足以激其恨者。亦同。故兩派爭辨。成聚訟之儒運。總之。皆由失周孔三物之教。而徒求之口頭紙筆也。試觀堯舜以來。孔子以往。焉用此喋喋哉。

評六經皆我註腳曰。此是陸子最精語。亦最真語。我者天生本體也。卽萬物皆備於我之我。六經是聖人就我所皆備者。畫出非註我者。何武承亦執以爲罪案。輕視我字乎。抑重視六經乎。有不必註腳之我。堯舜五臣是也。有讀盡註腳。全不干於我。歷代文人是也。有習行註腳。卽盡其我。周孔三物之學是也。兩派學辯。辯至非處無用。辯至是處亦無用。蓋閉目靜坐。讀講著述之學。見到處俱同鏡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堯舜正德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路徑。雖致良知者。見吾心真足以統萬物。主敬著讀書認吾學真足以達萬理。終是畫餅望梅。畫餅倍肖。望梅倍真。無補於身也。况將飲食一世哉。有志者苟得吾存學編之意。兩家之是非總可勿論。直追三事三物學。而偏者賢。全者聖。一切故紙。

堆宜付祖龍矣。

評豈無誤認、非讀書討論而徒自爲精察。未有不偏弊者曰：朱門一派，口裏道是卽物窮理，心裏見得。日間做得，卻只是讀書講論。他處窮事理之理，說教好看，令人非之無舉。此處現出本色，其實莫道不會窮理，並物亦不能卽。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那曾去格物。莫道天下事物，只禮樂爲斯須，不可去身之物，亦不曾卽而格之。如書本上講祭祀薰蒿愴悽等透快動人，及修家禮，腴膏聲臭全廢。居子斬衰喪，墨服行祭，是不曾卽禮而格之也。語錄中或問古人教樂，是作樂使童子聽乎？抑令自作乎？如朱子以樂爲學教人，自無此問。况亦自言禮樂射御等，俱是該做得。今日補填實是難，不如先去誠正，是不曾卽樂而格之也。且書本上所窮之理，十之七分舛謬不實。朱子卻自認甚真。天下書生遂奉爲不易之理，甚可異也。如鄒詩蝓蝓，朱子注天地之淫氣，不知卻是一蟲爲之。鴻書言其身如龍，頭似驢。張太嶽集中云：見其形似大蝦蟆。予入郎山，親見打虹之鄉，早則羣然投石澗中，打中則赤碧氣升數丈，不數日雨矣。古人制字與虹俱從蟲。蓋有見也。又如中庸注鬼神爲陰陽二氣，屈伸往來。下文孔子明言使人承祭爲廟中鬼神，且世人經見許多聲形可據，僅謂之氣屈伸可乎？易云：遊魂爲變。又何說也？總之願天下掃淨書生見，觀法孔孟以前道傳可也。王學誠有近禪，僕亦非敢黨王者。評先生謂制禮作樂一段曰：此處駁王學甚痛快。然朱學一味蒐討哀集，全不習行。夫講解千卷，何如習行一二也。識者又當著朱學質疑矣。

評古之正心者無此說。句曰：武承謂古之正心者無此說，何不思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古之言學者有此說否乎？兩派迷而不返，周孔實學不復，乾坤不知何底矣。

評嗚呼是何言一段曰：朱子看陸子之弊甚透，王子看朱子之弊亦甚透，武承看王子之弊又甚透，而不思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果何道也？聖道之亡，豈非天哉？吾嘗見宗王子者，指朱子爲門外漢，吾不與之深談，其意中尊王而詆朱，未必不如是也。噫，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今天下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淪喪，誰執其咎耶？吾每一思斯世斯民，輒爲淚下。武承顧謂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今之世家，咿喔人朱注，雄傑者靜坐讀書，著書立言，以續朱子之統，朝廷用其意以行科甲，孔廟從祀以享蒸嘗，尊奉漸擬四配，朱子之道可不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則掃地矣。嗟乎！吾甯不知此言一出爲天下罪人哉！吾當淚下時，願爲罪人而不遑恤矣。

張氏總論評

評天之道非別有一物至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一段曰：讀之鼓掌叫快，又拱手起敬。評堯舜十六字而外至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一段曰：更快更精，一若見吾存學而出者，具此識力，亦爲宋家理學籠蓋，不見聖道，惜哉！試看朱學知此乎？評謂增霸者之藩籬曰：此句誣矣。晦翁恐未見霸者，藩籬尙能增乎？

評朱陸並行不悖句曰。亦是孫徵君苦心。

評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句曰。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王子亦甚苦。讀朱陸二子往來劄函。固各執甚堅。而陸子似尙有顧戀包容之意。朱子我日斯邁數語。反覺褊小。然其論陸子云。一時被他悚動的亦甚清。只是沒的簞。又曰。八字著腳。我與子靜外未敢多許人。則前輩爭辯中尙寓推服顧惜之意。大不忍一門兄弟相打嚷也。後人一味攻擊。失之遠矣。

總評曰。吾觀質疑而嘆聖道之亡也。不亡於愚夫愚婦。不亡於豪傑善人。偏亡於注疏章句立宗傳講學之儒生。何云乎爾。愚夫愚婦。不識不知。行其日用飲食。卽道所在也。染於習俗而偶出乎道。不足惑世。惑亦愚夫婦也。善人豪傑。不法古。不讀書。率其資性之所能。行其心思之所欲。見父而孝。見兄而弟。見貧苦而濟。或遇世變而效轉移。或重然諾而輕生死。激於情而常失於中。然不可以言罪。罪亦善人豪傑也。皆不足以誣世。雖生聖人之世。不被堯舜之誅。孔子之惡。然堯舜孔子之世。亦不絕此人也。卽不足以開務成物。猶之時行物生。皆天道也。至於注疏章句之流。誤認刪述爲聖。則注疏孔子之所刪定爲賢。不知孔子之聖不在刪述也。刪述者孔子之不得已也。孔子所留經世譜也。而竟以文字讀解爲學。胥天下人而納之無用。胥聖賢經傳而玩爲空文。褻經侮聖。莫此爲甚。昔申公對武帝。猶知爲治在力行。鄭康成。盧子幹。尙能以治天下之道。啓告昭烈於貧賤時。則漢儒尙加宋儒一等。宋儒著作繁於兩漢。而禪宗尤爲頑不可破之惑。章句之惑。陸輕於朱。禪寂之妄。朱減於陸。遂各立宗傳。標門戶。以

相角。而其支分蔓引者。見地更不及前人。而爭辯詬訾益甚。起端者如耽詩畫說閒嘴之子弟。堂構耕耘之不恤也。繼角者又如兄弟爭鬭鬪毆。干戈辭訟日循焉。世世相襲而益甚。所惑者偏聰明雄特之人。坐罪者偏聖賢自命之子。家聲烏得不廢墜。祖產烏得不蕩敗也哉。

王學質疑跋

噫。予之評王學質疑也。宗朱學者見之。必怫然怒。謂予黨王子而護之也。然予則分毫不敢爲王子恕。宗王子者見之。又必怫然怒。謂予附朱學而貶之也。而予則皆不敢。予以十九歲列庠末。廿一歲遂厭八股業而棄之。從事史鑑。廿三歲得陸王二子語錄。而始知世有道學一派。深悅之。以爲孔孟後身也。從之直見本心。知行合一。元雖不敏。一若有得於二子者。其時著求源歌。大盒小盒歌。格物論。大約皆二子宗旨也。見者稱眞陸王。至二十六歲。得性理大全。見周程張朱語錄。幡然改志。以爲較陸王二子尤純粹切實。又謂是孔孟後身也。進退起居。吉凶賓嘉。必奉文公家禮爲矩矱。奉小學近思錄等書如孔子經文。人或有一言疑論諸先生者。忿然力辨。如罵父母。元雖不敏。一若於程朱諸子稍有得者。由甲辰至戊申日記中俱可按也。元平生之篤服兩派先生也如此。受教沐浴於兩派先生也如此。將謂叛其道也敢乎哉。將謂反操戈也忍乎哉。第自三十四歲。遭先恩祖母大故。一一式遵文公家禮。頗覺有違於性情。已而讀周公禮始知其刪修失當也。及哀殺檢性理。乃知靜坐讀講非孔子學宗。氣質之性非性善本旨也。朱學蓋已參雜於佛氏。不止陸王也。陸王亦近支離。不止朱學也。痛堯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塗炭。

至此極也。遂有存性存學之作。聊伸前二千年聖人之故道。而微易後二千年空言無用之新學。幸學者靜辨之。若云乾坤中朱陸兩派相爭。予又故開一派以與兩派相角也。是則罪之大者。則予豈敢。則予豈敢。

讀刁文孝用六集三卷評語

與李薊州潛龍書

評管陶二公一段曰。淵明品節自高。然野酣放廢之態。終不離晉室人物。幼安則學真飭身。德真型俗。吾欽爲漢末第一人。體用兼該。三代之遺儒也。先生似若憾其不爲宋儒者。宋儒只多得講學著書。身分恐尙遜管者多也。

答范定興銓部書

評陽明所謂致知格物者一段曰。此段雖未必卽孔門的解。然卻不誤人。程朱窮至事物之理。分明致知在致知矣。某有格物解在存學編。亦未敢自信是孔門的解。但以孔子之學之教證之。似不誤。惜當日未及面質而先生歿。憾事也。

評所賴銅筋鐵脊漢一段曰。文孝自道也。迄今讀之起敬。

總評曰。范銓部雖生同郡同時。某以傑溺自牧。足不出里巷。曾未聞其何許人。而先生交人。便望以擔荷道統。一種赤心。使人拱額。其亟爲程朱撐持門戶。真有篤信守死之氣。使某得早悟學宗一載。翻出

孔門格物真宗。先生之擔荷聖道。更不知何如也。乃徒生前承提命。共衍朱傳。竟未獲覲面申孔道。大暢三代以上學宗也。讀至銅筋鐵脊一段。止令我泫然追惜耳。

與史子敏論史書

評繼統非繼嗣一段曰。繼統者。繼祖宗之統。非以嗣先君也。繼嗣者。先君生前立某爲太子。或遺詔立某爲嗣也。某初亦如先生見。後乃知文忠是漢文。豈可曰嗣惠。

評至於祧仁宗祔興獻。猶爲不經一段曰。真不經。華亭永嘉胥有過焉。

評然則議世廟之禮。當如明道先生說一段曰。必曾立爲先君嗣。乃可如明道說。若如漢文帝。明世宗。嫡派既絕。則二帝固二高之正統矣。豈可作惠武嗣乎。羣臣原見未的。

評且於世廟稱魚水歡。使其心果出忠臣一段曰。此段爲永嘉責備極善。某觀明史亦有此意。永嘉在天之靈。當斂手矣。

評六經之書。皆聖人不得已而爲言也。一段曰。絕世巨眼。非真有所見。焉能道出。

評校士命題以經。不以傳一段曰。卽如先生高見。命題以經。主胡傳與諸經同爲文。亦斷不能復覲聖人面目。試觀諸經試文有用否。總之鄉舉里選之典。不復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之道不行。千經亦文字耳。六經何爲惜乎。惜某存學存治未獲就正先生也。

評朱子綱目雖本溫公一段曰。某妄謂春秋是夫子借桓文事跡。譜其爲東周手段。故曰志在春秋。故

曰見諸行事深切著明。伊川經世大法一語近之。綱目但彷彿文法耳。然二先生之爲學爲教與韓旌宋世者分毫未得春秋作用。其可謂與尼山若合符節也哉。惟書法多合夫子筆意。則先生稱許未爲過也。

總評曰。先生熱心斯道。得子敏史。遂反復數萬言。諸端暢發。不肖無福。四存編成。先生捐客矣。曾不能復得如先生者相討論。荷指摘也。二十年來追慕心摧。憶燈下談史。惟李世民一案。曾辨駁數四。訖未折衷。而哲人逝矣。痛哉。

讀刁文孝用六集四卷評語

與高錫山學憲書

評曰。私淑心切。獲交賢裔。先生之心快矣。忠憲之神更快。

答張公儀書

評前闖逆之禍一段曰。吾郡有先生。常山有公儀。端皇帝得此二未宦臣千秋奇節。明室亡而不亡矣。評吾不知考叔所錫者何類也。至於伐許之役一段曰。在醜不爭。考叔有媿矣。先生責之尤當。總評曰。道義相切劘。二先生真古人交也。某何幸參其末。

答王五修書

評曰。尺幅中具見古誼。方是先生文。方是先生事。